

【警察手记】

眼中的鲁智深 一个派出所所长

□李贺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往往会塑造一些英雄形象,他们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他们富有正义感,同时又具有反叛精神,比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比如《水浒传》中的诸多英雄好汉。但假如把他们放到现代社会的大环境里,从社会规则或者法制的角度去解读,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近日济南甸柳一中的一堂法制课,就展现了一个派出所所长眼中的鲁智深与语文课本大纲里的鲁智深到底有什么不同。常常去中小学给学生讲法制课的济南历下公安分局甸柳新村派出所所长孙敬,这次与甸柳一中的初中生们分享的就是大家刚刚学过的课文《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今天说说《水浒传》中的故事,你们的课文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说这一天,花和尚鲁智深、九文龙史进、打虎将李忠,三人在一起吃饭,隔壁有一个卖唱的女子哭哭啼啼,很是伤悲,叫过来一问,这女子和父母由东京到渭州投奔亲戚,不想亲戚搬走了,就落难流落到此,此地有一个财主叫做‘镇关西’,因见到这女子漂亮,便使强媒要这女子做了妾,但中间耍鬼计,虚钱实契,既让人家做了妾,反倒让女子欠了‘镇关西’的钱。”

“鲁智深问,谁是‘镇关西’?答‘镇关西’是郑大官人,就是前面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

户。鲁智深:‘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臢泼才,肮脏的无赖,却原来这等欺负人!来,我先给你父女俩点银子,明天就回东京。’第二天鲁智深来到这父女俩住的客店,发现店里伙计怕郑屠户怪罪,不敢让他们走,鲁智深大怒,揸开五指,往那店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两个当门牙齿。”

“之后,鲁智深来到状元桥,找到郑屠开的肉店,先是要十斤瘦肉,让切成小碎块,必须让郑屠本人亲自切。郑屠气喘吁吁地切完了。又要十斤肥肉,也让切成小碎块。郑屠大汗淋漓地切完了,双手捧起交给鲁智深,结果鲁智深还要十斤软骨,也让切成小碎块。郑屠讲:‘瘦肉十斤切碎,正常;肥肉十斤切碎,没道理;软骨十斤切碎,这不是拿人耍着玩吗?鲁智深说,我就是耍耍你。两人就动起手来,郑屠打不过鲁智深,讨饶。鲁智深继续打,直到将郑屠打死。一看人死了,鲁智深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边骂,一边大踏步去了。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

孙所长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故事情节,课堂里寂静无声,学生们听得入迷。

“这篇课文是不是写了鲁智

深路见不平、见义勇为的故事,表现了他侠肝义胆、嫉恶如仇的性格?”孙所长问。

“是。”同学们响亮地回答。

“我们不妨先把小说中的人物按现实生活界定一下他们的身份。提辖是个什么职位?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社区民警。‘镇关西’郑屠,相当于现在的个体工商户。卖唱的父女俩,相当于现在的流动人员,在当地应办理居住证的外来人口。”

“再看事件。鲁智深、史进、李忠在一起吃饭,相当于现在的同学或朋友聚会。卖唱女卖给郑屠做妾这件事,在宋朝,法律允许一夫一妻多妾,郑屠和卖唱女都不违法。郑屠见女子漂亮,便使强媒要这女子做了妾,但中间耍鬼计,虚钱实契,既让人家做了妾,还没给人家钱财,反倒让人家欠了‘镇关西’的钱,这事涉嫌民事欺诈。”

讲到这里,孙所长问:“哪位同学告诉我,‘镇关西’使了什么花招让这位女子做了妾?”

一位男同学站起来答道:“这个问题我一直很疑惑,可是课文里没有写原因。”

“这事有待证实。书上说‘便使强媒要这女子做了妾’,鲁智深只听了父女俩的一面之词,另一方当事人郑屠怎么说?鲁智深问了吗?没有问。而且,鲁智深连媒人是谁都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是遇到这样一个社区民警,多可怕!这个社

区的居民将多么没有安全感!不调查、不取证,偏听偏信,会冤枉人的。”

“鲁智深给父女俩钱,让他们回东京,有行侠仗义的成分,但作为社区民警,鲁智深在没有判明父女俩与郑屠之间民事纠纷的情况下让一方离开,有滥用职权之嫌。鲁智深为了父女俩脱身,打店小二一巴掌、一拳。一巴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应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可以行政拘留;一拳打掉两颗门牙,造成轻伤,构成刑事犯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鲁智深将郑屠打死,然后一道烟走了。鲁智深为什么跑?逃避处罚,畏罪潜逃。在现实社会里能逃得了吗?早晚会被抓获的。”

同学们个个睁大了眼睛听得入神,生怕漏掉一句话。

“所以,今天我选用大家熟悉的一篇课文,就是想跟大家讲讲现代社会的法制观念。鲁智深行侠仗义的传奇故事,如果放在今天的社会里就演变成一场聚会引发的血案。看似行侠仗义,实则滥用职权,将人打伤、打死,最后畏罪潜逃。希望同学们引以为鉴,慎重交友,不要轻信别人,更不能意气用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到!”

不一样的法制课,不一样的对名著故事的解读角度,或许,会让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有些不一样的收获和思考。

【浮世绘】

谁偷了我们的 诗词人生

□钟倩

前段时间,《中国诗词大会》火了。看完了,是一阵子热闹,还是翻翻线装书?或者,激活了我们被麻痹的心灵,让生活充满诗情?我边看边想,边想边回忆,忆起上学时背诵诗词的时光,过去觉得枯燥难熬,现在回望难忘万分。或许,这就是诗词带给我们的审美力量。

有这样一件事,令我心心念念。十几年前,他陪着她来到厦门的一所中学,午后的秋阳投进教室,一室的明媚。学生们在课本里学过她的文章,聆听过、朗

诵过且演出过她的戏剧,当亲眼见到真人后,他们兴奋不已。而她有一个梦想:“有没有哪一个教育行政人员,肯把物理教室、化学教室或英语教室所花的钱匀出来用在中国语文教室里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来盖一间国学讲坛吗?”“要一间平房,要房外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要春风穿户、夏雨叩窗的野趣,还要空山幽壑,笙瑟溢耳。”实在不行,哪怕“只要一间书斋式的国学讲坛也行,安静雅洁的书斋,有中国式的门和窗,有木质感觉良好的桌椅”。

后来,他将她的散文精心选编,集结出版。他是著名作家徐学,她是台湾作家张晓风。

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有一间国学教室,但是纸上的国学讲坛完全可以实现——那是我们的根脉与原乡,“古人用言辞、用弦管、用丹青、用智慧、用静穆、用恕道,对生命、对世界做出圆融的解释,我们该珍惜和朝拜我们民族的文化殿堂。”比之诗词大会,这样的国学讲坛更有现实意义。

妻子只好和同事调班,争取每周五都排夜班,周六下夜班,周日休班。我的时间不固定,尽量每周日排个休班。这样,我们周六下午就能回老家陪陪父亲,周日下午返回。上周六晚,父亲老早就泡了脚,想让儿子跟他睡。母亲不在家,儿子不愿意,我怎么劝都不听。最后,父亲还是自己睡的。

母亲在家时,我和妻子一般都当晚返回,周六周日让父母帮忙照顾一下儿子,儿子就跟他们住。父亲没单独带过小孩,连自己吃饭都马马虎虎。妻子不放心,就尽量自己带。

我没采过茶,却采过金银花。采金银花的日子难熬,得从早到晚蹲或坐在金银花墩里忙活。在杭州采茶,估计累死。常外出卖糖葫芦的小舅说见过,在南方采茶得一直弯着腰,还不如采金银花轻松。至少,采金银花累了,能搬个板凳坐着采。

诗词,是我们的精神乳汁;诗词,是我们的文化源泉。有这样一个人,时常赐予我力量。她生在北京,长在四合院,祖上与纳兰性德都是蒙古裔满族人,启蒙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后来她成为一名教书匠。让人很难想象的是,坎坷多艰与她相伴。先是1941年母亲去世,北平沦陷,父亲在后方杳无音讯,十七岁的她担负起家庭重荷;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被疑为匪谍入狱。多年的监禁使丈夫性情大变,变得不可理喻。她从王安石的诗中学会隐忍,“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后来,她拿到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家中再遭突变,大女儿和女婿出车祸双亡,白发人送黑发人使她坠入黑暗谷底。此时,恩师顾随给予安抚,“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她由此顿悟,从诗词中找到寄托,化悲痛为力量。此时,“文革”刚结束,她自费往返,春天回温哥

华,秋天去南开,奔波大学之间讲授诗词,讲课从不用稿子,45岁的她依然坚持用英语为外国人讲中国古典文献。有学生问诗词对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她语重心长地回答:“你听了我的讲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她不是别人,正是著名学者叶嘉莹(左图),台湾诗人痲弦称她为“空谷幽兰一样的人物”。

是的,读诗,填词,在今天是一件“无用”的事情,一首《如梦令》换不来大房子,一曲《水调歌头》也无助于升官发财,却能够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以此抵抗平庸和物欲以及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各种壁垒。这就是灵魂的保鲜剂,心灵的叶绿素,永葆精神的清洁,永葆生命的活力,不枯萎,不绝望,不迷失。

的。小家伙兴奋得直跳,一连说了好几个好。

母亲挂电话后,儿子的眼睫毛突然湿润了,眼圈红红的。我问他怎么回事,小家伙说想尿尿,要开门出去。我打开门,让他去。我知道儿子一定是想奶奶了。当他想哭时,不管因为什么,习惯以去厕所为由到门外偷偷抹眼泪。等他回来,眼圈更红了,泪也没擦净。我问他是不是想奶奶,他先是摇头否认,然后就撇着嘴小声抽泣,接着眼泪哗哗的,哭出了声。我要他实话实说,他就狠狠地点了点头。怕他情绪继续失控下去难收场,我赶紧岔开了话题。

接近不惑之年的男人,天天有时不完的事情,压力山大。累了时、痛了时、苦了时,总是告诫自己坚强再坚强。可儿子的眼泪,一下子撞乱了我内心的平静,慌得一塌糊涂,将我深陷夜的沉思中。

【在人间】

泪在打转

□袁蒙沂

母亲在农村生活,或许是长期在家务农的原因,身体很健康,做家务、干农活都算稳健,一点不像我已经六十岁的人。三周前的周五,我下班后照例送儿子回老家。到家没见到母亲,以为她出去干农活还没回来,父亲却说了杭州。

一听这话,我的心立马沉甸甸的,像块悬起来的石头。细问才知道,苏杭那边马上到采茶旺季,大概得一个多月。有人到我们镇招采茶工。这会儿没啥农活,母亲和村里的一个嫂子还有邻村的四姨一起去了。

给母亲打电话,她说已经到了,还逛了附近一个景点。听口气,似乎算得上轻松。母亲说,挣钱不挣钱的,就当免费旅游了。我一再抱怨母亲提前没跟我商量就去采茶,但愿别太累,但愿食宿条件好一些。

这段时间工作忙,我一周顶多回一次老家。母亲不在家,



□钟倩